

生，“拜他們做老师，恭恭敬敬地学，老老实实地学”。①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。②

从我切身的经历来说，更感到从这二句话里受益无穷。过去，我曾一度产生过自满情绪，结果当然影响了自己进步。直到再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时，才逐步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有害的错误思想，是进步的死敌。我国有句古语说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”，这是很正确的。知识的大海永远不会枯竭，如果学到一点知识，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，就翘起尾巴来，这只能说明学的东西还少得可怜，不知天高地厚；即使学得再多，比起群众的智慧来，也仍然是沧海一粟，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？

去年我为了查找一首古代民歌《明日歌》的出处，翻了很多古书，结果还是查不出来，拖了几个月，后来却意外地被一个初中学生给解答了。原来在初中文学课本上就有这首民歌。这样，我又把他的课本全部借来看了，从中学到不少东西。这件事使我经久不能忘怀，并且使我醒悟到随时向群众虚心学习的重要意义。

图书，我确实是读了不少，但是应该看到，那只是人类全部精神财富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。近几年来，由于自己在工作、学习上有了些进展，被同志们给扣上了“知识渊博”的帽子，其实，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，我比别人更清楚。在艰苦的学习的道

路上，我甚至还仅仅迈开了第一步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读者阅读水平的提高，我现在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，它们像一群拦路虎，跨过了一个又遇见一个，这些都说明了自己的学习还远远不够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，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，必须从不自满开始”。③这对我无异于一剂清凉药方，将终身铭记不忘。

× × ×

总之，在这几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中，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作好工作与钻研业务的动力，而要真正把主席思想学到手，必须是活学活用。因此，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，采取了三联系的方法，即联系思想，结合实际问题写心得笔记；联系工作，学习了解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实质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；联系国内外形势，更好地体会党的方针政策。

以上的一些体会还很成熟。在我们图书馆同行中，一定会有很多同志比我学得更多更好；比起其他战线上出现的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来，差距更大。前面，我拉杂地写了这样一些，如果能起到一个“抛砖引玉”的作用，能引出同志们更多更好的经验来，则是本文的目的。

① 同注五

② 见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》

③ 见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 1952年3月第一版 497页

日 月 换 新 天

——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四十年

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施廷镛

回顾自己，从青壮年，而中年，转瞬之间，已逾七十之年了，一生从事于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，南（南高、东大、中大）北（清华、燕京）两地，累积的年限，不知不觉间已有四十多年。论时间不算过短，论成就则一无可言。解放以前，我对待工作，力求合乎所谓“规矩准绳”，辛辛苦苦，勤勤恳恳，以此自策，以此绳人，旨在保全职位。而今想起来，当年不但出卖了知识，出卖了劳力，出卖了

时间，还把我的心灵和理智几乎全部出卖了。这一班买主是谁呢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，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代理人，我在无形之中，作了他们的帮闲。

自己在六十岁以前，有时俯仰身世，每有虚生之感，当时的心情，可以两语概括，就是“碌碌以自守，兀兀以穷年”。自以为是知识分子，做的是文教事业，工作清高，不忤不求。至于究竟为谁服务，这是未曾想过的课题。

解放以来，在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，经过不断地学习和改造，才逐渐认识到“今是而昨非”，慢慢地懂得了生活的目的与意义，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前途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，图书馆事业也呈现出光辉前程，这一切给了我新生的活力。

以上是个人工作历程中的一些沧桑。在党的教育下，自己的认识有了初步提高，看看今日，对比过去，拟就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范围内，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，限于见闻，自不免管窥蠡测。

解放前，全国公私立的高等学校，不过四十余所，其中帝国主义用作文化侵略的工具，由教会出面办的就有近十所。若论各校成立的真正目的及性质，就公立者言，则有派系之争，就私立者言，不乏植党之图，甚而以之谋利者亦有之，如学生终年不到校上课，只要按期缴费，到了毕业年限，照常得到毕业证书，千奇百怪，笔难罄述。以全国人口数与大学生在学人数作比例，不知几万人中才有几人能受到高等教育。这些情况，五十岁以上的人，类能言之。

解放十五年来，全国高等学校有了蓬勃的发展，即以南京地区而言，超过以往三倍以上。只有社会主义社会，才能有此高速度的发展，这是前人难以梦想的。

图书馆是高等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它是随学校的发展而发展的，从解放前后高等学校的数量对比来看，今日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数量是与高等学校的发展等量的。

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以图书资料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。图书资料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，只有不断地得到充实提高，才能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。试看解放前高等学校如何对待这一问题；北洋军阀政府时期，高等学校教职员工的薪资经常欠发，如众所周知的北京高等学校的索薪团不断地经过激烈斗争，每次才能取得些微的欠薪，按折分摊，一次不过一二成之数，馆员穷困潦倒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也就谈不上补充图书资料了。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，高等学校里根本没有一定的图书资料费，图书馆要补充图书资料，须随时向学校伸手去要，能不能要到，要看图书馆负责人与学校掌权人的关系如何，如果关系不好，是不容易得到批准的；关系好的，勉强能够得到批

准，也是为数甚微。因此有人把这种伸手要图书经费称之为“敲糖”，敲到一点是一点。从这里可以想见当时图书资料补充量的微末了。若问当年图书馆为什么还藏有一些图书，这也有他的原因：有的是一次收购私家藏书，作为基础。而这些藏书家都是地主资产阶级，因一时需款，得到当局的支持和帮助，为之购留，可以得到比售与旧书商更高的代价。也有出于募集的，募集一词，就等于乞讨。有时地主资本家为了求财求福求寿，于是大发宏愿，向庵观寺院大加施舍，后来这批人改变了手法，转向教育机关去投资，博得好名美誉，来缓和阶级斗争，维护他们统治阶级的利益。如前东南大学图书馆的建筑，是当时军阀齐燮元为他的父亲齐孟芳生日所捐建，命名为孟芳图书馆。这个馆内藏书的来源，最初也是由齐燮元出名募集的。从表面上来看，齐燮元似乎是重视文化教育，但究其实质，是为了沽名钓誉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捧场，做他的“轿夫”，来为他抬“轿子”。况且他这笔支出，还不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得来的。

在那个时期，能够有钱补充图书的，要算美帝国主义以教会名义所办的大学了。从表面上看，是美帝国主义为帮助我国文化建设，实质上是另有企图。举例来说，如燕京大学图书馆购书费，由美帝国主义哈佛大学“补助”，实际是附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条件，就是燕京大学要购进一部书籍，必须同样为哈佛大学购进一部。如果遇有珍贵的图书，仅仅只有一部，则原刊本归哈佛大学，而燕京大学图书馆只好用蓝晒、或钞写自存一部。院系调整时，由燕大调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蓝晒本方志，即由于此。美帝国主义假借支援我国文化建设的美名，掠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，难以数计，试检哈佛大学汉籍目录或国会图书馆方志目录一阅，即可了然，令人无限愤慨。

又如前金陵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，以方志为数较鉅，著名于时。原因是：美帝国主义为对中国农业经济进行侵略，设置农业经济研究所，这些地方文献就是为它的成立事先储备资料的，故现存钞本方志中尚有“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所”等字样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党和政府对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建设费用，年有定数。即以南京大学图书馆补充图书资料这一方面来看，仅在院系调整后，十二年中增长的图书数量，与院系调整

前旧南大和金大两館四十多年积累的总数相比，已超过一倍有余。若以每年平均数相比，则解放后的增长数，超过以往的五倍多。书刊的不断的增长，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，保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，这在旧中国的大学里是不能想像的。

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，不但不重視图书馆事业，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充实图书资料，相反地摧殘破坏，則为常事。具体事例不胜其举，除了几次发布禁令，查禁“异党”书刊，图书馆不能入藏以外，就是“九一八”以后，国内印行的抗日书刊，在何梅协定的卖国契約之下，也通令检出銷毀。那时，清华大学图书馆因来不及加以清检，后来仓皇中只得全部投入鍋炉。日本侵占东北以后，在战火迫近山海关时，清华大学把所藏的珍貴的图书，从北展轉南运，存放于重庆嘉陵江上游的北碚仓库內，但是，这批珍贵图书还是逃不了日本侵略軍飞机的轰炸。当这批图书被炸起火后，反动統治者只顾他們自己的生命財物，对这批寶貴的文化遺產，不加扑救，結果只有任其烧得一千二淨。这是无法估計的损失，也是我終身最难忘怀的一件痛心事。就在这同一时期內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八路軍，在山西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軍进行激烈战斗时，为使赵城县广

順寺所藏金刻大藏經免于遭受損失，战士們不顾生命危險，把它搶救出来。这两件事在我思想上形成鮮明地对照：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是如何摧殘文化，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爱护祖国的文化！

解放以前的图书馆藏书不多，而其所藏又是些陈旧书刊，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，讀者稀少，不能起到图书馆应有的作用，因而在一般人眼光中，图书馆不过是一种点綴品或裝飾品。图书馆工作人員本身也无以自处！

今天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图书馆工作，把图书馆工作作为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陣地，階級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項伟大革命运动的得力助手。党和人民赋予我們如此光荣任务，我們一定要把图书馆办好。

近几年来，我的責任較重，年事日增，但我觉得生命力倒較前增强了，信心更加坚定了，我一定在党的领导下，朝着主席指引的方向，努力前进。爰賦小詩，聊以志感。

粟六生涯年复年，为谁服务竟懵然；欣逢解放从头学，歧路回头梦里天。

坚持馬列求真理，主席英明是指針；新国新民新气象，党恩浴我献余生。

立志做又紅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

总字七四三部队图书馆 李翠綿

我初中毕业就参加了部队图书馆工作，各种知識都很淺薄，外文更是一字不識。可是我的工作崗位可偏偏是搞的閱覽室特刊工作，讀者諮詢問題很多，又全都是外文。最初，讀者要查資料，我連哪些是书、哪些是刊，哪些是英文、哪些是俄文都分不清；当問到我縮写字、文摘上的一些注录项目更是一窍不通，因此，我不知碰了多少釘子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有一次讀者問我 P. N. E. C.（會議录），我跑到期刊里去找；問我 A. И. Т.（俄文）我却跑到西文中去找，这样，找了很久找不到，吓得不敢出来見讀者。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，每次都整个大紅脸。讀者一問三不知我觉得很丢人，工作一天下来心里非

常煩悶。就这样在我思想上背上了个人主义的包袱，总认为自己参加工作太早了；那时，才十六岁，还正是上学的时候。再說，自己在学校学习的成績很好，考高中滿有把握。可誰知高高兴兴地来参軍，却落个这样的不痛快。整天忙来忙去，解决不了工作上的問題，真是懊丧极了。

正在我要繼續革命，还是当革命的逃兵的两叉路口上，领导发现我的思想問題，并对我进行了使我終生难忘的亲切談話，引导我学习毛主席著作。

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我真正起了引路的作用，特别是《为人民服务》和《紀念白求恩》两篇文章，似乎是針對我而发的。毛主席說：“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